

朱子晚年全論

新
刊
朱
子
全
書
卷
之
一
P001

校刻朱子晚年全論序

道學之聚訟唯朱陸異同爲甚攷朱陸之所以異權輿於鷺湖之講冰炭於無極之辨兩家高第弟子因而成之若鹿洞則何不同之有由宋入元草廬一派尊陸金華一派尊朱然亦何嘗分門立戶以爭也獨至明之中葉如學菴通辨閑關錄諸書攻擊不遺餘力嗚呼此固意不在陸也肆三尺之喙以陰行其狐媚權貴人之計志亦僭矣洎後涇陽景逸輩亦各有牴牾則在捄其流弊非有他志耳嗟乎辨析在毫芒而分鑣同秦越此必岐出於道學之外而可也若陸子言求放心而云不廢學問之道朱子言習聞見而云必顧身心之內是朱學何嘗支離陸學何嘗空寂哉善乎明儒鹿乾嶽之論曰以爲異則程氏兄弟何嘗不異以爲同則朱陸何嘗不同

人知朱陸之所以異而不知朱陸之所以同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吾

師穆堂先生所訂朱子晚年全論固有所不得已焉爾或曰

王陽明先生嘗哀集朱子晚年定論先生何爲踵和之後曰

陽明之哀集多疎先生之考校獨密陽明之哀集多漏先生

之薈叢獨完非獨陸王之嫡派乃紫陽之功臣也故曰全也

刪節繁芻鉤貫歲月瞭如指掌燦如列星而朱子之論定固

有補乎姚江之書而非襲其舊也或曰援朱於陸先生得毋

右陸左朱乎

俊

曰不然也先生之意不特尊陸實以辨朱也

蓋自朱陸異同之辨起謂朱子道問學謂陸子尊德性判若黔晷矣詎知尊道之功不容偏廢朱子註中庸謂尊德性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盡乎道體之細今因答項平甫一書而

直分塗徑是朱子僅盡乎道體之細而陸子方極乎道體之大也尊朱者安乎哉譬之兄弟析產陸子所得者皆田宅鉅乘朱子所得者皆零星什器其不足以服天下之人心而定儒林之公議也決矣觀先生自叙之言曰以全體大用無不兼該之朱子文致周內必歸于口耳章句之末而後止嗚呼是可以見先生之心矣得先生是編而存之凡席文襄盧正夫所傳皆尊陸者之牙後慧也陳清瀾程啓璪所著皆詆陸者之隔日瘡也詎知鹿洞一會固無參商晚年論定猶鹿洞之志也何事呶呶聚訟爲哉抑以_後之淺陋于朱陸之學不得其所以異又烏測其所以同且今先生編書之例以朱子五十一歲爲率_後之馬齒亦五十一歲矣抑何讀是編而茫然無所得漠然無所入也昔黃太冲有云朱子以庚戌生某

亦以庚戌生某以庚戌名集所以志愧由太冲之言思之先生是編若牖俊較切而動俊志愧矣敢不勉乎哉爰敢僭序數言于簡首受業王士俊敬書時雍正十有三年孟夏初吉

朱子晚年全論序

朱子與陸子之學早年異同參半中年異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則符節之相合也朱子論陸子之學陸子論朱子之學早年疑信參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則冰炭之不相入也陸子之學自始至終確守孔子義利之辨與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於佛老中鑽研於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猶有異同而晚乃符節相合夫早年中年所學有異同因而所論有疑信宜矣至於晚年所學者符節相合而所論者冰炭不相入何耶蓋早年兩先生未相見故學有異同而論有疑信中年屢相見故所學漸同而論亦漸合朱子與項平甫書欲兼取兩長陸子與朱子書謂康廬之集加款於鷺湖此其證也攷康廬之集朱子年五十二歲陸子年

四十三歲自是以往又十一年而陸子下世此十一年中兩先生不及再相見始啓爭於無極不急之辨繼附益以門人各守師說趨一偏而甚之其兼學於兩家者往來傳述不得先生之意而矯枉過正如包顯道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而朱子教劉敬夫考索周禮陸子頗不然之於是朱子指陸子爲頓悟之禪宗陸子指朱子爲支離之俗學實則兩先生之學皆不爾也朱子晚年定論陸子既不及聞其說至陽明先生抄爲一編凡三十四條中間因詞語相類而誤入中年之論者特何叔京一人耳羅整菴摘以相辨而無知之陳建遂肆狂詆其實晚年所論皆然雖百條不能盡也夫謂朱子晚年譏陸子爲禪雖道聽塗說世俗科舉之士皆能信之謂朱子晚年之論盡與陸子合則雖有意爲學而粗涉其涯

涖者亦不能無疑焉今詳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論學之書確有年月可據者得三百五十七條共爲一編其時事出處講解經義與牽率應酬之作槩不採入而晚年論學之書則片紙不遺卽詆陸子者亦皆備載名曰朱子晚年全論曰晚則論之定可知曰全則無所取舍以遷就他人之意庶陳建之徒無所置喙而天下之有志於學者恍然知兩先生之學之同而識所從事不終墮於章句口耳之末或亦有小補乎夫天下惑於朱陸異同之說也久矣欲天下人學陸子必且難之欲天下人學晚年之朱子宜無不可學朱子卽學陸子陸子固不必居其名也雍正壬子歲臨川李紱書

朱子晚年全論跋後

朱子晚年全論者非爲朱陸兩賢調停也直以發明晚年性與天道融釋之旨會萃併集羅列目前以待萬世人之論定爾夫彙其說至數百條之多可以爲案矣歷時二十年至于蓋棺可以爲斷矣論取其全不遺一字可以告無罪於朱子待來世而無譏矣獨有一語似當推原其所以然者朱與陸並有聖人之質顧何以始異而終同耶凡人皆累於氣質惟古今之聖人不爲氣質所累祇有誠明二事自本自根夫自明而誠者曾子也而亦朱子自誠而明者顏子也而亦陸子及其知之一也今觀陸子幼已敏悟至于知天命之年則心卽易易卽心而可以無大過矣何也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朱子隨事精察雖至五十而猶一閒未達必再假之二十

年而後冰融而凍釋何也自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昔者曾子未聞一貫之時其真積力久求之事物物之間豈非類朱子格致之勤歟及其聞聖人之一呼然後知吾心之忠恕卽是道也顏子之不遠復不遷怒不貳過豈非類陸子之自警策與遷善改過歟而其非助如愚所立卓爾豈可以謂之禪乎顧顏曾朱陸學本聖人質亦聖人特誠明之所自不同耳顏曾並在大聖之門七十子無有異同之論而卒也俱傳孔子之道設朱陸亦及東魯之門吾知一貫之呼朱必與聞而庶乎之嘆陸亦庶幾也且聖賢之質有各似又有兼似而皆爲絕學所寄之人如呂新吾之論明道謂其在朱陸之間然則吾謂朱肖曾陸肖顏者亦不爲創也抑又聞之紫陽末年與蔡季通所談性與天道之旨有曰翁季錄者惜乎世未

之見不知其說之同否何如也

時雍正十有三年壯月上浣受業李光燠光型謹識

凡例

一朱子年歲。陳建輩妄指早晚。參差無定。如與何叔京書在三十九歲

早年答項平甫書在五十四歲。尚以爲中年之類。今按朱子得年七十一歲。定以

三十歲以前爲早年。以三十一歲至五十歲爲中年。以五十一歲至七十一歲爲晚年。此書所錄。皆在朱子五十一歲以後。

一朱子自著之書。自解經傳註而外。詩文正續別三集。共一百一十二卷。其語類一百四十卷。則皆門人所記。此書所錄。止於文集不及語類。昔尹和靖謂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它求。易傳所自作也。語錄它人作也。人之意。它人能道者幾何哉。故余此書。亦昉和靖之意。專錄文集。不取語類。或謂和靖語朱子嘗駁之。謂孔門未嘗專治春秋。遂廢論。

朱子晚年全書
語。不知朱子亦偶爲此言耳。其自序程氏遺書。則固引伊
川之言。謂不得某心。徒爲彼意。又發明伊川之意。以爲學
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失之毫釐。則其謬有
不可勝言者。然則不兼采語類。固謹遵朱子之教。且亦取
其出於朱子親筆。確然無復可疑。異於門人記錄。有得而
有失也。

一朱子答問之書。泛及它事。動輒數百言。或千言。此書專爲
論學。餘語俱從刪節。其有關係年歲早晚者。仍全存。

一纂錄前賢之書。不敢僭加圈點評論。此書專爲證朱陸所
學之同。凡論學同處。俱加密圈。其關係年歲早晚者。則加
密點。取便覽觀。仍附數語於後。發明所論之同。與考訂年
歲早晚之實。

一朱陸尊德性道問學之分始於朱子答項平甫書。嗣後若包文肅、袁正肅、吳文正諸公及趙東山、鄭師山諸先生並有論述。其著爲成書則自程篁墩道一編始。次則王陽明先生所錄朱子晚年定論。然考訂年月俱未詳細。致滋異議。此外若席文襄公鳴冤錄、盧正夫荷亭辨論止於辨明陸學。而陳清濶學蔀通辨、孫北海考定朱子晚年定論則攻陸以尊朱。其實陳、孫二氏名爲尊朱而不知所以尊之者。其爲書止取相詆之辭。及抄撮一二訓詁之語。凡朱子晚年所以爲學自得於心與所以教人必求諸心者盈千萬言皆棄不取。以全體大用無不兼該之朱子文致周內必歸於口耳章句之末而後止。是皆朱子之罪人也。余嘗爲學蔀通辨辨以駁陳氏矣。孫氏從同。無庸再辨。又有程

瞳者作閑閑錄。尤爲鄙陋。至謂鵝湖會講。語無可考。蓋陸子語錄亦未嘗見者。自鄧無譏付之一哂而已。

紱再識